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二、六刊出

歷史與空間

古今官場「雙面人」

■ 張桂輝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做人的基本標準是：以誠相待、禮尚往來；誠實守信、言行一致。可是，芸芸眾生，參差不齊，誠信缺失、言行不一者，不説比比皆是，卻也屢見不鮮。人們戲稱之為「雙面人」。我在想，倘若評選「雙面人」之最，非那些好話説了一連串、壞事做了一大堆的貪官莫屬。這類貪官，古今都有。

此前不久，央視熱播的大型歷史傳奇正劇《天下糧田》中，那個口蜜腹劍、口是心非的訥親，便是古代官場典型的「雙面人」。鈕祜祿．訥親（？—1749），清朝雍正、乾隆時期名將。雍正五年（1727），訥親承襲二等公之位，被授為散秩大臣。雍正十一年（1733），提升為軍機大臣。乾隆帝即位之後，訥親協力總理事務，晉封為一等公。乾隆二年（1737）正月，訥親接替那蘇圖，擔任兵部尚書，後改吏部尚書。乾隆十年（1745），訥親被任命為保和殿大學士。同年，領班軍機大臣鄂爾泰病故後，乾隆帝命訥親接任，至此位極人臣。

但凡官場「雙面人」，嘴上都高喊廉政口號，私下卻大搞貪腐之實。權傾朝野的訥親，一時間，到他府上跑官求助者，「多如過河之鯽」。十多年下來，他非法收受的銀子，多到無法轉移，只好讓心腹放火焚燒。燒化了銀子，在「下水道」中變成一條「銀龍」。次日早朝時，乾隆命人將「銀龍」抬到朝堂之上。面對眼前的「銀龍」，他痛心疾首，自己曾經最信任的大臣，表面上清正廉潔，背地裡卻結黨營私，貪贓枉法，既辜負了皇上的信任，更辜負了百姓的信任。於是，乾隆派傅恒拿着尚方寶劍去大金川，將正在做千秋大夢的訥親拿下。死到臨頭的訥親，還趾高氣揚地揚言，傅恒沒有權力動他。這時，傅恒拿出尚方寶劍，直接殺了訥親。這是電視劇中的情節。歷史真相是，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帝命人押解訥親回京，授訥親祖父遏必隆的遺刀予侍衛鄂實，以監送訥親。鄂實在半途又接到命令，於是，走到班攔山時，就把訥親處決了……

如今，時代進步了，社會文明了，可是説一套、做一套的官場「雙面人」，並非銷聲匿跡。近些年來，中央持續加大反腐力度，一批「老虎」和「蒼蠅」紛紛原形畢露。這些官員貪腐的程度不同，表現的手法相似——都擁有一副「雙面人」的「臉譜」：説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人前一套，人後一套……這些領導幹部的職位，有的雖然沒有訥親那麼高，但他們的所作所為，抹黑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削減了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心，造成的惡劣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廣東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黃先耀，一次曾在培訓班上描繪了形形色色「兩面人」的八副「臉譜」：一是表面信仰馬列，背後迷信「大師」；二是表面勤勤懇懇，背後吃喝享樂；三是表面謀劃發展，背後官商勾結；四是表面一心為公，背後「一家兩制」；五是表面是國家幹部，背後腳踏兩條船；六是表面中規中矩，背後我行我素；七是表面任人唯賢，背後任人為錢；八是表面五湖四海，背後拉幫結派。説他們是官場「雙面人」，一點不冤枉。

先看周永康。此人位高權重，口是心非。講的是馬列主義，信的是權錢至上；講的是為政清廉，搞的是腐化墮落。如，2003年3月28日，身為公安部長的周永康，第一次參加全國公安機關反腐倡廉工作會議，就大唱高調：「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前公安隊伍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如公安機關領導幹部違法違紀問題屢有發生，少數民警警風渙散、作風粗暴、特權思想嚴重，甚至執法犯法、徇私舞弊、貪贓枉法等。這些行為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敗壞了公安隊伍的形象，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又如，2012年3月26日，周永康在全國政法委書記首期培訓班上強調：「要公道正派、清正廉潔。各級黨委政法委書記都是一把手，在涉及用人、辦案、廉政等問題上，一定要嚴於律己，以自身正、自身硬、自身淨帶出一支鐵打的隊伍，在政法機關形成風清氣正的良好氛圍。」至於周永康所作所為，早已昭然若揭，無須多費筆墨。

再看周本順。身為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更是大言不慚、「金句」連連。什麼「官以不貪為寶，民以清官為寶」，「腐敗沒有後悔藥。嚴以律己，主要是廉潔自律」；什麼「貪腐絕不能有第一次。有了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無數次」，「大貪是從小貪開始的，針尖大的窟窿斗大的風」；什麼「『全家腐』，必然是『全家哭』」。一時間，「『全家腐』必然是『全家哭』」，成為媒體引用的熱詞。真可謂説的比唱的好聽。只可惜，周本順把「金句」當成「手電筒」，只照別人，不照自己。

「大老虎」如此，「小蒼蠅」亦然。河南省南召縣委書記鄢國賓，2015年6月23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練好「實幹」基本功》中，信誓旦旦地寫道：實幹興邦，空談誤國。縣委書記作為縣域發展的「一線總指揮」，身在基層，心繫百姓，一言一行代表着黨的形象……可是，就在發文2個月前，即2015年4月，鄢國賓在某絲綢公司老闆楊某的辦公室裡，先後3次收受對方給予的50萬。而在當年春節的前一天，他的兒子在南洋鴻德廣場將楊老闆所送的100萬現金，裝進藍色布袋拎回了家……鄢書記所要付出的是，動動嘴皮子，給幾個老闆所託之事「出點力」。

■《天下糧田》中的訥親便是古代官場典型的「雙面人」。 網上圖片

官場「雙面人」，由於手中有權，加之善於偽裝，一旦東窗事發，影響十分惡劣。我注意到，有媒體在披露鄢國賓落馬的消息時，用的題目是《十年南召人，百年南召羞》。文章説，鄢國賓已在南召工作近10年，先後擔任縣長和縣委書記。可如今，這位「老南召人」，涉嫌嚴重違紀從崗位上栽下了，他給南召留下的會是百年羞恥。這裡的「百年羞恥」一詞，可謂入木三分、振聾發聵。「小蒼蠅」危害如此之大，「大老虎」更是可想而知了。「做老實人，説老實話，幹老實事」，是開國領袖毛澤東一向宣導的優良傳統，激勵着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腳踏實地、勇往直前。如今，時代不同了，傳統不能丟。民諺曰，人在做，天在看。這個「天」，既是組織，也是人民。中紀委監察部官網在刊登王敏案件警示錄時，告誡廣大領導幹部：「千萬不能跟黨裝兩面人、耍兩面派」。我以為，警示不可少，惡習不易改。少數擅玩「兩面派」的官員，不會洗心革面，還會繼續表演。善良的人們，應該睜大眼睛，時刻警惕這類「雙面人」。演技高超的「雙面人」，之所以能夠「平步青雲」和「長期潛伏」，一方面，説明迄今為止，我們的選人用人制度，還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另一方面，説明黨內監督、民主監督的力度，仍然有待進一步加強。由此可見，要想剷除「兩面人」的生存土壤，必須在「完善制度」和「加強監督」兩個方面，下功夫、動真格。

書若蜉蝣

文具消失 書寫猶在

■ 葉 輝

文具似乎已然日漸消失了，真是教人良堪浩嘆，那就聯想到占士．華德（James Ward）所著一本有趣的書——《誰把橡皮擦戴在鉛筆的頭上》，此為中譯，書名原為《文具的百年演化史》（Adventures in Stationery），作者乃倫敦「文具俱樂部」（Stationery Club）創辦人，他有此説法：「文具在人類文明史中具有重量級角色」，「如果沒有文具，人類便無法寫字、繪圖、傳達訊息，那就無從完整保留歷史」了，其實世人桌上的文具如鉛筆、膠水、便利貼、萬字夾（又稱迴形針、紙夾）等等，就在世上存活接近一千年。

世人或許俱有此感嘆：書寫正在消亡，在鍵盤與屏幕打字已為現今書寫形式，那實拜普及的晶片所賜，連簽名亦日漸生疏了，全球的孩子從出生起，就在手機與平板電腦上點擊觸碰，書寫也就可能永久失傳了；事實上，全球大多數國家的幼兒教育機構，從幼兒園起，打字課已然取代寫字課，書寫教育其實並非主流。

有一些專家遂指出，寫字課可能尚有一些間接的益處，美國教育雜誌編輯朗安妮．特魯貝克（Anne Trubek）就認為寫字訓練可強化自動化的技能，她著有《書寫的歷史及其未知未來》（The History and Uncertain Future of Handwriting），此書指出當世人熟悉某類工作後，就可不假思索而執行任務，繼而猶可思考其他事情。

特魯貝克將書寫比喻為駕駛：「當駕車一段時間後，就不會有意識去想現在踩油門或轉一點方向盤」，而那就是讓孩子在學習寫字之時所實現的目標，因此大腦猶有餘力去思考更為重要的課題：駛車前往哪裡？沿途樹木有何用處？從而思考，在書寫之時，文字有何意義要表達？

特魯貝克就書寫課題發表大量文章，亦曾出版若干書籍，她不相信在長時間內書寫將要消亡，但相信學生學習鍵盤打字比學習手寫更快：學生在更早的年紀，就學會不看而打字，打字速度亦比手寫更快，從而讓學生有更多時間選詞造句；在一篇去年發表的文章中，她提出由於鍵盤打字帶來自動化，與此同時，書寫課程在今天教育中時間比重下降，書寫表達能力可能會更強；對此一觀點意見兩極化，有人反對也有人支持。

她提到批評者就書寫的衰落最常提出的兩大意見：如果不保護手寫，會帶來「歷史的損失」及「人與人之間的親切感不再」；她認為如今平常人已無法讀懂95%的手寫文稿了——所以才會有筆跡學家，她有此解釋，筆跡學就是專門研究古代手寫字體的科學。

而對親切感不再的質疑，她倒認為，以手寫文字諸如感謝卡以表達溫情：「那其實表示人們為此而花時間，交流方式的意義，源於人們所投入的精力，那就有很多其他方式以表示關愛，及為此投入的精力，比方説，如果所書寫的文字並不好讀，就可送給發信人一份小禮物，從而讓人們感到窩心。」

諸如此類，目的在於鼓勵書寫。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詩畫禪心（七十一）

宋代高僧清珙（之一）

過去事已過去了，
未來不必預思量；
只今便道即今句，
梅子熟時梔子香。

宋代高僧清珙詩（之一）
素仲配畫
甲午初秋

清珙（1272–1353）在南宋末年出生到元代卒，可説跨越宋元兩代，著作有《禪餘山居集》，讀着這首禪詩，感覺有如一位慈祥的長者在安慰人們。「過去事已過去了」，無謂再想；「未來不必預思量」，未來的事也不必太多思慮。「只今便道即今句」，今日要好好地過；「梅子熟時梔子香」，你看，梅子熟了梔子也開花了。俗世凡人就是缺少了這份平常心，平常心即道。梔子花潔白香濃，但其果實梔子卻極苦，是中藥材中清熱的良藥。高僧這首詩也如一帖清熱的心靈良藥。

啟悟隨筆

俗世人總是過多的憂慮，一句老話：「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除了想過去，憂未來，人們還愛問為什麼？過去我怎樣為你，今日你為什麼這樣對我？過去我那樣的辛苦，今日為什麼沒能好好享福？咀嚼這禪詩，慢慢便能心平氣和。

浮城誌

換領

■ 星 池

某個微寒的下午，仍在享受聖誕節及新年假期的小女兒，悄悄地獨自玩耍。忽然，她瞥見坐在桌子前的母親好像忙得不可開交，於好奇心驅使下，她不禁前去看個究竟。原來，母親正把一堆印花逐個逐個貼在宣傳單張上，而且將近完成了一半。

「母親，很多貼紙啊！我幫妳貼一些，好不好？」小女兒兩眼閃出光芒。

「不用了，我很快便會完成。」母親非常專注地使每個印花都完美地貼在紙上，無暇望一眼小女兒。「妳知道嗎？我只需儲足二百個印花，即可免費換領一個煎鍋！為了這些印花，每次購物我都會細心計算，以免付款時才發覺總數不夠得到印花。」母親未有留意小女兒已回去嬉戲，續説：「試過一次，有位婆婆佇候在店舖門外，不斷向出來的顧客查問可不可以送印花給她，我亦要換領物品，當然無法幫她。」

一會兒後，母親呼了一口氣，終於貼好二百個印花，她凝視眼前的一片印花海，非常感動，然後默唸：「不枉我如此努力收集印花，還特地在網絡購買十多個印花，倘若不夠印花，必須另加一百多元才能換購，這便不划算了！總之，終於到了收成的一天了。」她瞧一瞧單張上列出的日期，「今天已經是最後的換領日子，要趕快去該店舖了！」

母親喜形於色地牽着小女兒出門，須臾，她卻面如死灰地回家。她朝思暮想的煎鍋已經被換領一空，最終只能夠換了兩個玻璃量杯，對她而言，毫無用途。「下次再有貼紙，記得給我貼啊！」小女兒非常認真地説，可是母親還未能説得出半句話來。片刻之後，母親重新振作起來，她拿着剛剛取回來的新一輪換領物品宣傳單張，見到有另一個牌子的煎鍋，她決定此次必定要更盡力儲印花，拜託所有親朋好友幫忙，誓要換領成功，不想再令自己後悔！小女兒純真地輕輕問：「母親，妳真的如此喜歡煎鍋嗎？非常昂貴的嗎？買回來不可以嗎？何解要花這麼多心機？」不過，正在思考的母親，未有在意小女兒的發問。

遊 蹤

走進白衣寺

■ 繆毓琛

石歧聯誼會一行15人，拜訪完區政府，來到已經落成，將於月底開光的白衣寺。

穿過山門，便是偌大的中庭，大雄寶殿位於正前方，兩側分別是鐘鼓樓，五百羅漢殿，以及金佛殿和觀音殿。繞過大雄寶殿背後，登山石板階梯，便是有近四百年歷史的白衣寺古蹟。

趁着善長們紛紛解囊按年付租供奉佛像和觀音之際，我把兩進三間的庵堂裡外走個透。這裡便是小時候我們僅知的地理方位——天門和庵前正街所在。1965年起，裡裡外外被石歧陶瓷廠租用和佔據，變為廠房、倉庫、食堂和宿舍，所有僧人尼姑被掃地出門，還俗老去，我們無法踏足這方風水寶地。目睹陳列的相片資料，顯示出斷垣殘壁，比對如今修復完整的庵堂。細看刻滿歲月痕跡的花崗石門框、方柱，還有一尊灑水觀音立像還深深印着歲月痕跡，其他建築皆修復如舊。原址重修當然比眾多易地重建的假古蹟顯得真實寶貴，值得讚賞。

我滿懷着許多疑問，諸如為何叫天門，為什麼要由白衣庵改為白衣寺等等。終於尋找到許多頗有趣的資料，以供各位分享。當此地還是歧海分流的宋代，一位風水大師登上此山丘，赫見藍天、碧海、青山、綠水，山下灘塘長滿紅蓮白蓮，與東面的蓮峰山相隔一灣三百丈的大峽谷，宛如一道天門，便斷言此地日後必然出現一位天子。果然七百年後，這裡便誕生了孫帝象——中山先生。既然是出天子的寶地，後人在明末崇禎年間，建起了一座供奉白衣觀世音的白衣寺。

近四百年間的興衰浮沉，曾有過多位和尚住持，之後由尼姑住持，那時候也便改稱為白衣庵了。當今的重修，恢復並大大擴充了開初的白衣寺。不日將開光大典，這確實是石歧區乃至中山市精神文明建設的盛舉。在世風下滑，道德淪喪的時代，建一座禪修拜佛的寺廟，讓人們向善反思，樂善好施，不分窮富貴賤，重建社會公德道義，確實具有深遠意義。

新寺廟的建築是千年大計，所有工藝精雕細琢，所有木料都用柚木和波羅格，確保難以變形破裂。屋頂斗拱設計美妙，伸出一根根飛簷，從側面看，像是一排展翅飛翔大雁的翅膀，蔚為奇觀。大雄寶殿內的釋迦牟尼佛像和彌勒佛像，足有十幾米高，幾乎到殿頂。

我問陪伴參觀的高僧是什麼材料做成的，他竟回答不出來，於是把問題上交給住持——中山佛教協會弘如會長。

弘如會長向我娓娓道來：「這是用脱胎法，先做好一個胎模，然後鋪上一層麻布，再掃上生漆，待晾乾之後又鋪，又掃，又晾乾，如此反覆多次，最後一層貼上金箔，於是便大功告成。用銅製作不行，日久表面氧化，金箔便隨之剝落了。」由此，我又增加了一個冷知識，學問從求知而來。

豆棚閒話

這總統寶座還能坐多久？

■ 關愚謙

為什麼這輩子我沒學會玩股票，不然……

新年剛過，忽然從德國電台聽到有關朝鮮中央電視台1月3日的報道，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當日已下令重新開通板門店朝韓聯絡熱線，以商討朝鮮參加下月在韓國平昌舉行的2018年冬奧會事宜。這輩子從來不過問股票的我，剛聽到此消息時，正好接到一個柏林朋友來的電話，他是一個股票發燒友。我立即告他：「目前這個世界，除中東仍有些亂事以外，還從來沒有這麼平靜過。你不是喜歡玩股票嗎？趕快買！」三天後，他來電話，非要請我吃大餐不可，因為他聽了我的話買了幾個熱股，沒想到，兩天內漲了40%。我真有點責備自己，為什麼這輩子沒有學會如何玩股票。

我們現住德國，每月往返柏林、漢堡二地，以往在高速公路上開車聽國際新聞，戰爭、死亡、拚搏、詐騙等等刺激消息不斷傳來，現在則少多了。聽聽莫扎特、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的音樂，好不舒暢。但還有一個讓我最過癮的娛樂節目，就是尋聽有關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消息，包括他的家族趣事。例如，之前，美聯社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長女伊萬卡將入駐白宮西翼的一間辦公室辦公。消息一出，引起媒體強烈關注，因為白宮西翼是白宮的「心臟地帶」，按照英國廣播公司(BBC)的説法，這裡是美國行政權力中樞。她有何權利獲得如此榮耀。這種假公濟私就是換了德國過去的國王，也要考慮到眾「愛卿」的影響，可是特朗普才不管這一套呢！

幾天前的2018年1月5號剛剛出版的新書《火與怒：特朗普白宮內幕》(Fire and Fury: Inside the Trump White House)，作者是曾經隨便出入白宮的邁克爾．沃爾夫(Michael Wolff)。他把現總統描繪成一個性情不穩定、耳目閉塞、毫無本事的人，現在還執掌着一個混亂的白宮。該書一出來就成為全美的暢銷書，民眾紛紛排隊購買，一夜之間一搶而空，成為了放在白宮前面的一顆定時炸彈，無形中已經引發了美國總統與他的前高級顧問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之間的公開分裂，因為很多素材都是班農提供的。

這還了得，特朗普(Donald Trump)真的發怒了，他立即讓他的律師查爾斯．哈德(Charles Harder)出來，要求出版商亨利．霍爾特和他的公司(Henry Holt & Co)「立即停止該書的出版、發行或傳播」，「我們正在調查你方在即將出版的書中對特朗普先生所作的大量虛假及毫無根據的陳述。」但已經來不及了。 在另一封寫給作者邁克爾．沃爾夫的一封信中，哈德律師在信中表示：

「你方出版關於特朗普先生的虛假、毫無根據的陳述，還構成書面誹謗、不正確曝光、侵犯隱私、侵權干涉合同關係以及違約。」

哈德律師在向班農發出的另一封「停止並終止」函中，還威脅要對這位特朗普前競選團隊負責人採取法律行動，理由是班農違反了其與特朗普訂立的僱傭合同中的保密條款。這些指控逼得班農本人在新書節選發表後，首次表態，堅稱他仍然忠於特朗普，並説：「美國總統是一個偉大的人物」。周三發表的各項指控迅速促使白宮採取守勢，並招致特朗普總統的強烈反駁，他指責班農「失去理智」。

他的名譽掃地，還能維持多久？

此書出版了兩天，就已經高踞亞馬遜(Amazon)暢銷書排行榜之首，一位熟悉白宮內幕的人表示，該書在撰寫過程中實際上也得益於特朗普和他的白宮所給予他的便利。在去年的大部分時間，特朗普政府都不尋常地向沃爾夫敞開大門。作者沃爾夫在《好萊塢報道》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公開詳細地介紹了他如何爭取到總統默許他的研究，導致他開始經常在華盛頓豪華的Hay Adams酒店開房，安排與高級官員會面，「然後信步穿過馬路，進入白宮，日復一日地躺在西翼的一張沙發上」。

美國就是美國，自由主義十足，簡直難以想像，一個神聖的總統府，可以隨便讓人耍玩，弄得名譽掃地。他這個總統寶座還能坐多久？